

林
蘭
編

民
間
趣
事

第
二
集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一九二六年十月出版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版

實價三角

版權所有

編者 林 蘭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北京東皇城根二十五號
上海福州路中市

北新書局

目 錄

呆女婿的故事.....一

其一(鍾敬文述)

其二(周醉平述)

其三(周健述)

其四(慧卿述)

其五

不幸的近視眼張心(李景陽述).....二九

(一) 一隻黃狗

(二) 從門縫裏射出來的燈光

(三) 窩發泡

(四) 55 水菜瓜

(五) 吃狗屎

(六) 復仇

(七) 蠅子作祟

(八) 上了儉省的當

(九) 再拿一張烙糍

(十) 又打爛了一個罐子

(十一) 鎮住了張心的眼皮又投破了鼻孔

近視眼(慧卿).....三七

咱的故事(袁一得).....三八

某先生的夢(朱企霞).....三九

無名的故事(品青敘述).....四三

先生的故事(趙澄觀).....	四七
講書的故事(萬燦文).....	五一
四個孩兒吟詩的故事(峻山述).....	五四
呆女婿的故事.....	五八
其六(忠一述)	
其七(王岐周述)	
也是隨便人的故事(王俊鳴述).....	六八
楊搗蛋的故事(孔祥枬述).....	七三
鄉裏親家母的故事(趙澄觀).....	七八
無名的故事(蓋源津述).....	七九
大害債的故事(萬燦文述).....	八五
書獃子的故事(王岐周).....	九二

梅老虎的故事(蓋源津).....九七

秀才的故事(趙澄觀).....一〇二

愚女婿故事

其一

鍾敬文

從前有個愚女婿，一天，他要到丈人家裏去喝喜酒。家人怕他到了那裏應對不來，便先教導他一回。家人謂若有人說你的馬匹好，你便答他「小小畜生，何足介意」。若他問你在家中有沒有管理家務及產業，你便答他「小婿無能，父兄掌管。」若他問你扇上繪的是什麼畫，你便答他「是羅浮山水畫。」

愚女婿把家人的語言，牢牢記憶在心中。到了丈人家裏，自然要有一番不可避免的寒暄。丈人問他道：「令尊令堂，近來納福吧？」

他不思議地回答道：「小小畜生，何足介意。」

丈人雖很驚愕，但還以為他是誤聽作什麼去了，所以有這樣驢唇不對馬嘴的回

答。便又問他道：「我的女兒，今天爲什麼不伴你同來呢？」

他又很敏捷的答道：「小婿無能，父兄掌管。」

丈人再不能忍耐，大聲的叱道：「你的話，究竟是什麼話？」

他依然從容的同道：「我的話（諧畫。下同），是羅浮山水畫哩。」

丈人給他氣得口呆口啞，半晌說不過話來。

2

一個生性愚癩的男子，娶的老婆，却是十分賢惠。那天，他要到丈人家去「上廳」(1)他的老婆須跟着去。當未行之先，伊怕自己的丈夫，不諳禮數，在酒席上丟了臉。便想出一計，叫他依着做去，以免鬧笑話。計已定，便對他說道：

「到了我的娘家，我在房子裏透一條絲線出來，一端握在我的手裏，一端結在你的衫角。到了開席的時候，我就坐在房子裏近客席的窗前望着，我看見了人家起箸時，我就會牽動絲線告訴你起箸。我的絲綫一牽，你就該動。若我的絲綫沒有

牽，你就不宜起箸。那末，便可以不至失禮了。」

他聽了，連聲應諾。到了丈人家裏，兩人就依據原定計劃做去。起頭幾下，因為沒有什麼阻礙，所以他的箸也就真的起得很規矩。後來，不意走過一隻母鷄，足上恰巧給那條絲線糾纏住。母鷄着急而驚跳，那絲線便不住的牽引，他誤以為是她的命令，便也不停地把菜着撈鉢着。母鷄越跳，絲線越動，他越起勁地把盪裏的菜着撈起來。最後，只好把頭上戴着的小帽，摘下來裝盛那些菜着。因為腹裏吃不了許多，飯盪裏也放不了許多。這麼一來，惹得合席的人，一個個都笑得幾乎腸斷了。

註：「上廳」，謂女婿初次到丈人家拜訪也。

按：這一條故事，和印度寓言中，名富人和音樂師的頗相近。但細察之，彼的用意在乎諷刺一般好「借別人ㄅㄛㄛㄛ（臀也）做面皮」——海豐方言——的人，而這條則只在於引人發笑。這是兩者不同之點，即使是一事之分化，然在立意上已經顯出差異了。

他是一個十分呆駿的人，有一回，他要往丈人家「上廳」去，但心裏愁掛着到了那裏不會說「四句」，(1)他最後想道：「我不如到路上去問問人家吧，他們總當懂得而且肯於指教我的。」於是，他便高高興興挑着禮物出門去了。

他走到路上，首先看見一個人在那裏補綴籬笆，他很歡喜有問話的機會。便把擔裏的食物取出了一些來，雙手捧着恭恭敬敬的送與那個人，去要求他教說「四句」。那個人接了東西，不得已給他胡謔道：

新籬雜舊籬，

暫暫過一年。

他聽了，很得意的離開去了。行前不幾遠，又碰着一個在路邊踏水車灌田的人。他又一樣的拿着食物上前去請教他的「四句」。那個人又給他胡謔道：

山水磷磷隆隆，

海水磷磷隆隆，

衣服不相同。

他又很得意的離開去了。不多一會，他又逢到一位路人，這時恰巧路旁有一堆牛屎，一大羣蒼蠅，正在吮吸的很高興，給他行前一驚，都披着翼飛散去了。他又依老法把說「四句」的事去懇求他。那個人也就一樣的答應着給他胡噓道：

候蠅吮牛屎，(2)

人客到，就走去。

他從此十分快活的向前走去了。

他到了丈人的屋裏時，客人已圍着桌子在吃着。(因為他在路上擔擱了許多時間的緣故)見了他來，大家都起立給他行禮。他便把他在路上學得的「四句」應用起來了。他說：

候蠅吮牛屎，

人客到，就走起。

大家聽了，都稱贊他會說話。過了一會，家人請他上桌就吃，叫用人快拿出箸來。他見了這情形，又背唸出兩句「四句」：

新籬雜舊籬，

暫暫過一年。

人家當席又稱贊了他一回。既上了席，大家都要勸他多喝杯酒。他硬是不肯尊從。這時他又念出「四句」來：

山水磷磷隆隆，

海水磷磷隆隆，

衣服不相同。

他們儘勸他喝，他總是不肯喝，這麼一來，他竟站起就走。人們出去趕他回來，他見了，愈是拚命的走。走到家裏，「ㄅㄨㄣ」的一聲，把門子閉住了。趕來的

人，在門外立着，聽見他在裏面氣凶凶的對他的老婆說道：「我們『厂』已起清飯來吃吧。」(3)

他們以爲他要做呈去控告他的丈人，忙奔回去報告。丈人計無他出，只得命人去把女兒喚了回來，問個明白，并央她解圍。女兒歸來了，方知他沒有這回事，『厂』已清飯吃，原是爲的他在丈人家裏沒有吃飽，兼之走了許多急路，肚裏太飢餓的緣故吧了。

註：(1)「四句」，即北京之所謂「喜歌兒」，如臯之所謂「嘏詞」也。因普通多用「四句式」，故謂之「四句」。

(2)「蒼蠅」，我們這裏謂之「候蠅」(反斥)。

(3)「厂」已，以火熟物也。清飯，義即冷飯。「厂」已清飯三字，常用爲做呈文之隱語，故引起了趕來的人之誤會。

這也是許多很有趣的愚女婿「上廳」的故事中之一條。

愚女婿將要去丈人家之先，家人諄諄地囑咐他作客上桌的時候，不可用手去拿取東西吃。

他畢竟記性還不壞，到了丈人家裏，當吃午飯時，桌上有一盤蚶子，他不敢用手去取，將筷子輕輕地把牠鉗起了一顆，方要順勢送進口裏，誰知滑的一溜，墮在一個盤子上，「砰」的破碎了。他心中一急，向外就走。家人追趕出去，想把他挽留回來，他誤以爲向他追償盤子，一面迅步的走，一面大聲嚷道：

「你們用不着這樣追趕，到家裏，命人買一個送還你們就是了。」

附記

這四條故事，內容上沒有什麼連貫，也不是一個人的事，雖然是同屬於一個題目之下。我記錄牠們也不是在一個連續的時間內——前後兩條是新寫的，中間兩條却是半年前寫下的舊稿（這兩條我已把牠們收入拙著陸安傳說集中）。

愚女婿的故事，可說是很通行的，在民間傳說中。他之集合關於「人間愚驥方面的故事」的大成，（是所謂「剪髮」）正猶如徐文長之集合關於人間尖刻方面的故事的大成一樣。

我願意你們起勁地傳寫起來，對於這個煞有趣味的故事，如果你們高興。

——述者——

5、

某處的俗例，凡新婚的第二天，丈人岳母，必到女婿家裏去作客。在那裏有個愚女婿，當結婚之夜，新娘怕他明天在人前不會說「四句」，便先行教導他道：「八仙齊集到中堂」，他跟着大聲嚷道：「八仙齊集到中堂」。新娘低聲囑道：「你別這樣高聲，隔壁阿伯們在那裏。」他以為這也是「四句」，就照樣學說一遍。新娘有些不悅道：「你這蠢東西曉得什麼呢？」他又照着說了一遍。新娘惱了起來，說道：「我今晚不和你同睡了！」他仍是照着說了一回。

明天，丈人岳母來了，他就當衆說道：「八仙齊集到中堂」，大家聽了，都很稱賞。他續道：「你別這樣高聲，隔房阿伯們在那裏。」丈人覺得他說的有點不對，便行前去叫他不必再行連下。那知他又接道：「你這蠢東西曉得什麼呢？」岳母見太不是事勢了，也走前去勸他不用再說，可是，他又續下道：「我今晚不和你同睡了！」

6、

從前有個愚笨的女婿，要到丈人家裏去「上廳」，他愁掛着到了那裏不懂得他們的禮數，便去請教於鄉里中一個秀才的兒子。那個秀才的兒子，是天生奸捉弄人的刻薄鬼。他騙他道：

「你的丈人那裏的禮俗，是非常奇異的，你若不能夠懂得，便要貽人以笑話。他們的禮數，凡人客入席時，無論如何，兩把筷子是不許放下的，又食蚶子，必須把牠連蚶殼都嚼碎，這是二件比較重要，而不可不知道的事。」

他把這位「好中之人」的話，謹記在心裏，便到他的丈人家裏去了。

他到了那裏，當中午入席時，果見桌上擺有一盤蚰子，他便用筷子——因為他不敢放下——去挾了一顆起來，誰知挾未到口裏，便溜跌了下去，在底下的一面盤子，竟「姓無名做阿有」了。他的丈人怕他害羞，便伸手去把打碎了盤片收拾了去，他以爲丈人很致意這個。便說道：「丈人不須介意，我買一個賠還你們就是了。」他一面說，一面把那顆蚰子再挾了起來，送在口裏連殼的咀嚼着，不住的發出很響亮的索瑟之聲。他對面坐着的一位叔公，這時剛巧裝滿了一口的米粉絲，聽着不覺大笑起來，竟把兩條米粉絲笑得從鼻孔裏吐垂了出去。愚女婿見了，猛地放下筷子，站起身來說道：

「把蚰殼放在口裏咀嚼，我還勉強可以做到，要在鼻孔裏吐出兩條「鼻龍」，那我就學樣不來了。你們的例規這麼多，我不敢再吃你們的飯了，讓我回去吧！」說吧，就向着門外一直走了出去。

附記：這條和我前所寫的第四條，當爲一事之分化；但這條似別饒一種風